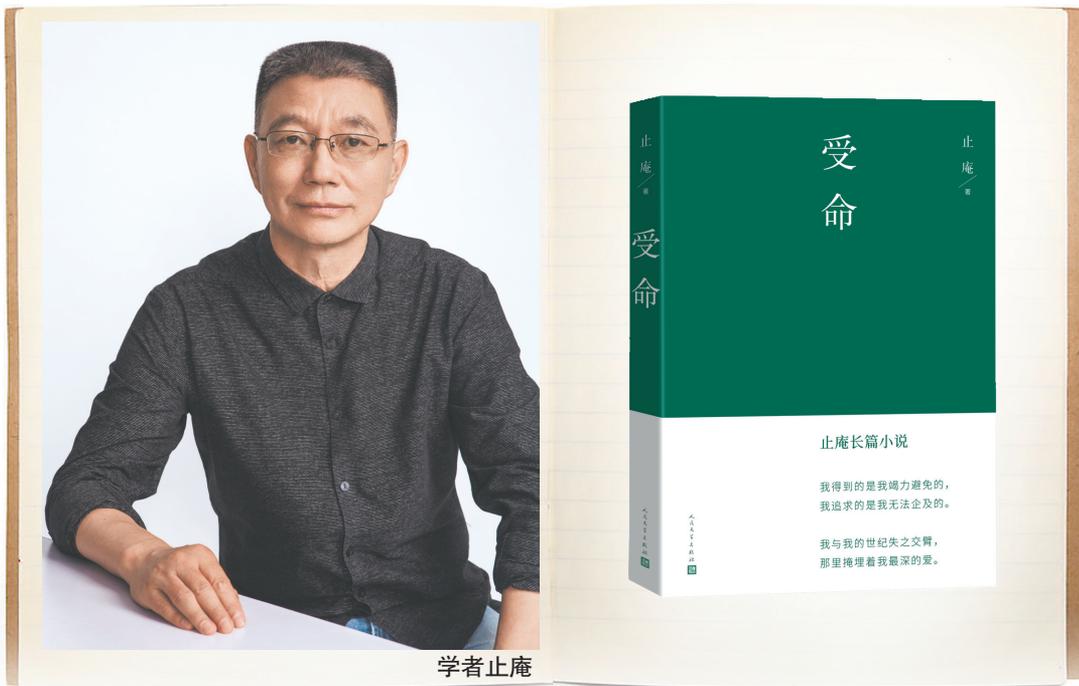




提到止庵，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：张爱玲、周作人研究专家，校订《小团圆》、主编《张爱玲全集》、写《周作人传》等，在圈内很受赞誉。然而这个印象要被扩容了——2021年4月，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《受命》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这是他构思长达三十年的心力之作，也是他的转型之作。作为止庵创作中的一个新枝，《受命》也向读者展示了一张全新的小说家的面孔。

他的世界不只有张爱玲、周作人 学者止庵推出爱情悬疑小说《受命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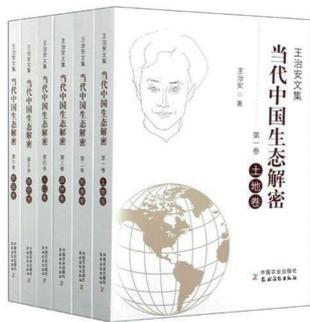
学者止庵

把文字播种在大地的作家

——读王治安《当代中国生态解密》

□ 闫慧霞 高旭国

自从环境伦理学家利奥波德创建了“大地伦理学”，我们脚下的大地就不再是原来的大地了，它已经成为一个自然大家庭、命运共同体。在这个大家庭和共同体当中，人类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一样，不分高低贵贱，都是普通的一员，都应当承担起爱护大地、保护大地的责任和义务。



四川作家王治安对大地一往情深，自上世纪70年代步入文坛以来，一直叙写着大地和与大地有关的话题，包括土壤、物种、水源、森林、人口、移民、粮食、环境等等，以此与大地对话，以此倾听大地的回音，以此表达对大地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。中国农业出版社推出了王治安的生态文学创作合集，名曰《当代中国生态解密》，厚厚六大卷本，洋洋数百万言。读过之后，你会发现王治安是一个把文字播种在大地里的作家，其中的每一篇文章、每一段文字，都饱含着他大地的思与忧、爱与痛、愿与盼……

王治安之所以对大地情有独钟，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，他在《对大地一往情深》《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》等“创作谈”里多次坦言：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自己的根在剑阁县剑门山区，自己的星座属于“土”，自己这辈子与土地有缘……由此看出，对土地与生俱来的爱，是王治安深耕于生态文学园地的永恒的动力和不竭的源泉。

大地无疆，大爱无疆。王治安的生态视野从老家剑门起航，穿过巴山蜀水，越过大江南北，遍及祖国的东西南北、四面八方。从爱家乡到爱土地，从爱土地到爱大地，从爱大地到爱大地共同体，可以说，30多年漫长的笔耕生涯，完整地记录下王治安从事生态文学创作以来砥砺前行、不断超越、不断升华的心路历程，他已然从一个朴素的大地之歌的吟咏者，成为一个自觉的大地伦理的践行者。

有大爱才有大情怀，有大情怀才有大信念。生态文学领域远离“前沿”，不是“热点”，没有“风光”，没有“热闹”，更没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和回报。创作生态文学，必须要耐得住寂寞，必须要默默耕耘。有谁知道，王治安为考察采访、为收集素材、为核对资料、为弄清事实，跑了多少路、找了多少人、经了多少事、记了多少笔记，这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了。用几十年的坚守和付出，换来六大本坚实厚重之作，其中的酸甜苦辣是外人无法体味也难以想象的。

情怀是信念的基石，信念是责任的杠杆。王治安是一位富有责任感的作家，他把写作生态文学当作一项使命来担当，他敢于直面现实，敢于揭示矛盾，敢于仗义执言，敢于爱憎分明，这在其代表作“人类生存三部曲”中体现得最为充分。

“人类生存三部曲”反映的土地、粮食、人口、环境等生态问题，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突出、最棘手的生态难题，可以说，这既是一部令国人心痛的“忧思录”，又是一部令国人警醒的“启示录”。

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中国作家自古以来就有“忧国忧民”的宝贵传统，他们以叙写家国情怀、伸张民族大义和表现苍生苦乐为己任，王治安的创作里就流淌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元素，而这在今天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王治安，是一个把文字播种在大地里的作家，他爱大地，他用他的文字守护着大地。

由研究张爱玲的专家 转型为崭新小说家

关于读书和创作，止庵有太多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识见。毫无疑问，止庵是一个深谙小说创作的内行高手，他知道什么是好的小说，也知道小说要怎样写才算好。但是，知道什么是好的小说，知道怎么写，跟真正写出来一部小说，还是两码事。而且止庵本人此前也鲜少从事小说创作。所以，《受命》作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面世，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意外。

《受命》的故事性很强，有爱情有悬疑，一开篇就将读者带入紧张的悬念之中。主人公冰锋单调乏味的生活，因为母亲对于一段封存往事中仇人的指认，从此改变。他怀揣着一个疑团，在身边年轻人纷纷奔向新生活时，断然选择逆流而上，执着于追究和探寻他想要的真相。一次诗歌朗诵会上，他与女主人公不期而遇。因为共同的爱好，两个年轻人开始了逛书店、走胡同、谈文学的交往。但伴随着交往的不断深入，冰锋发现他居然成了一个秘密的携带者和养父人，他的生活看似平静，实则临渊而立。它关乎记忆和爱情：记忆来自过往，还没有退场；爱情指向新生，却无法生长。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中间站着的，是一个“日暮途穷”的复仇计划。《受命》也被出版方定位为“一部致敬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和《哈姆雷特》的作品”。

悬疑的底层 是舒缓的北京日常生活

在《受命》中，与紧张的情节形成张力的，是相对舒缓的日常生活本身。止庵在小说中针脚细密地还原了那个至今还常被人们追念的20世纪80年代。依循小说中人物的脚步，乘坐107路、44路电车，读者仿佛穿行于1986年前后的北京城：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还在，三元桥新建成不久，方庄的住宅区刚刚动工，北京音乐厅还是个大基坑；都乐书屋新开业，《读书》《读者》杂志深受年轻人的追捧；胡同口有打双人床的木匠，也有推着平板车卖棉套的小贩，冬储大白菜堆得像座小山，郑州三号西瓜“保甜，保密”。组合家具、泡泡纱床罩、世界名画挂历、蝴蝶牌缝纫机、凤凰牌自行车……

与此同时，意大利电影回顾展上有安东尼奥尼的电影，青艺剧场正上演布莱希特的话剧；墨西哥电影周、法国近代艺术展、十九世纪德国绘画展让人眼花缭乱；诗歌成为年轻人见面的必谈话题，不读书的人被鄙弃；王府井新华书店、沙滩北大街的都乐书屋和后门桥头的燕京书店是当时的打卡胜地，《星星》《诗刊》是网红刊物，诗社是流行社团，大家蜂拥去看劳生柏作品国

际巡回展，精神生活的饱满，毋庸置疑。可以说，这部小说复原了一张北京的旧地图，更唤醒了20世纪80年代跳动的心脏。

为了真实还原1986年的北京街巷风物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，止庵曾专门去图书馆逐日查阅了那几年的地方报纸，又找了些参考材料，如当年出的《北京街巷交通图》《北京城区街道图》《北京市街巷名称录》《实用北京街巷地图集》等，整整做了两年的资料查找功课。所以也可以说，这部小说展现的是一种拙朴之中的精致之美，这在当下尤其珍贵。

止庵曾说，“在不超出人物关系与情节的前提下，希望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亦将终老于斯的城市，为已经改变的往昔的生活，记录下点什么。”徜徉在这样平实又有光泽的文字中，有时候简直怀疑，这究竟是要写一段生活，还是在写故事的情节，或者生活本身就已经成为了耐人寻味的情节本身。小说家鲁敏称《受命》是“平实描摹街景、吃食、时间、风俗、白菜与煤，其时的电影与诗，服装与旅行，一步也没有慌张。这种从容，尤其好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小说家鲁敏称《受命》是“平实描摹街景、吃食、时间、风俗、白菜与煤，其时的电影与诗，服装与旅行，一步也没有慌张。”

为了真实还原1986年的北京街巷风物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，止庵曾专门去图书馆逐日查阅了那几年的地方报纸，又找了些参考材料，整整做了两年的资料查找功课。